

> 往事

张辅铭:锡矿工人肺癌防治研究的“敲门人”

□ 赵俊峰

“一定要解决好云南锡矿工人的肺癌防治”,周总理的这一嘱托,穿越半个世纪,仍声声在耳。在这场与矿工肺病博弈的国家攻坚战役中,有一个名字曾隐没于历史深处,他就是云锡矿工肺癌防治研究“敲门人”之一的张辅铭。

2025年夏天,八十八岁的张辅铭打开了一个尘封已久的皮箱。老伴沈玉珍望着箱中的国家科技进步奖等证书,泪光闪烁。她感慨,面对如此厚重的荣誉,枕边人低调行事、谦虚做人,且始终如一。这些在皮箱中静静存放了数十载的证书,见证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岁月。

这本国家科技进步奖证书,揭示了共和国健康长卷上两道深刻印记——“吹哨人”的警世钟声与“敲门人”的破壁之音。

云南个旧的百里锡山,矿脉纵横,曾承载着十三万矿工的血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小矿洞内,童工们驮着矿石艰难爬行,恶劣的环境让他们的肺叶逐渐被疾病侵蚀。1957年,云锡职工医院院长谭文肃从X光片中发现,矿工的胸腔病灶密布,犹如乌云翻涌。谭文肃与钟彬、万嘉钟一同,写出了中国首份职业性肺癌报告,这一声“哨音”,刺破了矿道里多年的沉默。

此后,张辅铭投身于锡山深处。1972年,他穿梭于“四十八厂”的矿洞之间,头顶有死神的阴影笼罩,脚

下是矿工们用生命开采出来的锡砂。次年,他主笔的报告出炉,511例肺癌病例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注。1975年2月5日,重病中的周总理刚做完手术,就嘱托李冰,要尽快解决云南锡矿工人肺癌问题,话语中饱含着对矿工的深切关怀。

彼时,张辅铭的母亲也正遭受癌症折磨。但他并未因家事而分心,而是默默扛起责任,埋头撰写调查报告。在他心中,矿工的生命与母亲的病痛同样重要,而他选择了以大局为重,未让家事影响国事分毫。

随着研究的深入,刘玉堂、陈珍、姚树祥等教授加入进来,当时在云锡职工医院劳研所工作的张辅铭更是全身心投入到云锡矿工肺癌病因学研究中。1999年,他们凭借此项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他们早于世界19年锁定矿尘中的砷毒,用数据揭示了矿尘浓度与矿工生命之间的残酷关系,成为了云锡矿工肺癌防治研究的“敲门人”。

之后,张辅铭与陈珍教授合作开展氮病因学研究,揭示了砷与氮在矿工肺中共同致病的真相。氮气如无形之蛇,与砷毒交织,构成死亡之网。而他们的研究,如同一束光,穿透了矿道的幽暗,为矿工们带来了生的希望。

当张辅铭的旧皮箱开启,荣光展现眼前,人们才发现支撑他的,是家族传承百年的精神长河。

张辅铭的爷爷张开儒,是一位投身革命的将领。1909年,张开儒留学日本后归国执教云南讲武堂,他教导学员的,不仅有杀敌之技,更有“社稷为重,苍生为先”的信念。他麾下的朱德,在护国战争中英勇奋战,而他自己也血战棉花坡,为守护国土拼尽全力。即便被军阀囚禁于广州,铁窗亦未能囚禁张开儒胸中的山河。他一生辗转于护法军政府陆军总长、粤桂湘联军总司令、云南北伐军副司令等职銜之间,被授予的上将金星终究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粒流砂,唯“家国”二字,如烙印般深镌于家族的血脉。

张辅铭用“家国情怀”四字概括爷爷的一生,而这情怀也如矿灯,照亮了他的前行之路。爷爷在战场上以炮火守护国土,他在显微镜下以研究成果拯救民生。虽身处不同领域,却有着相同的誓言:此身许国,难再许家。

尘封的皮箱里,证书如金石,诉说着一个家族以不同方式守护的同一个诺言。张辅铭翻开证书,仿佛能触摸到百里锡山之下矿工们的命运,那是前辈们为之奋斗、他穷尽一生为之请命的事业。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旧皮箱里锁住的,不只是奖状与功勋,更是一个家族以百年光阴铸就的精锡方鼎,上面刻着四个大字:苍生在上。

豆角焖面夏日长

□ 冯寒雪

夏日,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在外婆的小院里洒下一片片金色的光斑。微风轻拂,带来一丝丝凉意,也带来了外婆厨房里飘出的阵阵香气。那是外婆正在为我做豆角焖面,那熟悉的味道,如同外婆的温柔,总能轻易地触动我的心弦。

外婆的厨房里弥漫着浓郁的香气,我的肚子早已开始咕噜作响。外婆微笑着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温柔和宠溺。她总是能轻易地读懂我的心思,知道我最爱吃她做的豆角焖面。

锅里的豆角已经变得软糯,外婆把它们盛出来,放在一旁备用。接着,她把提前准备好的面条铺在锅底,把炒好的豆角和肉片均匀地铺在面条上。外婆又顺锅边加入适量的水,盖上锅盖,开始焖面。外婆说,焖面的关键在于火候,火候掌握好了,面条才会软硬适中,吸收足够的汤汁。

厨房里安静下来,只有锅里偶尔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外婆坐在一旁,轻轻地摇着蒲扇,微笑着看着我。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的脸上,她的笑容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温暖。外婆的温柔,就像夏日的微风,轻轻拂过我的心田,让我感到无比地安心和幸福。

时间在静静地流淌,锅里的香气也越来越浓郁。终于,外婆打开锅盖,一股热气腾腾的香气扑面而来。面条已经完全吸收了汤汁,变得饱满而有光泽。外婆用筷子轻轻翻动,让面条和豆角、肉片充分混合,每一根面条都裹满了浓郁的酱汁,散发着诱人的光泽。

外婆把焖好的豆角焖面盛到碗里递给我。我迫不及待地夹起一筷子,放入口中。面条软糯而不失嚼劲,豆角鲜嫩多汁,五花肉的油脂和调料的味道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满口留香。这不仅仅是一碗面,更是外婆的爱,是她对我的疼爱和呵护。

我抬起头,看着外婆,她的眼神里满是期待和满足。我轻轻地说:“外婆,这焖面真好吃。”外婆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她轻轻地摸了摸我的头说:“只要你喜欢就好。”

夏日的午后,阳光温暖,微风轻拂。外婆的豆角焖面,不仅仅是一顿午餐,它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是我心中永远的温暖。无论我在哪里,我都不会忘记外婆的豆角焖面,以及深藏的那份爱……

> 万物

花饽记

□ 子安

夏日的阳光,浓稠得化不开,泼辣辣泼在院子里,整个小院便像被无数色彩浸透了,喧闹着,泼洒着。木槿花不避不躲,鼓着粉嘟嘟的脸,挨挨挤挤地蹭着篱笆;蜀葵踮着脚尖,执着地向上攀爬,从嫩粉到深紫,一层一层渐次铺展,如谁抖开了彩缎;而凤仙花,更是泼辣大胆地挺立着,从白到红,浓艳泼洒,染得指甲尖都透着凉意。

母亲在花影里走动,满院子的姹紫嫣红,在她眼中却另有一番滋味。她挽着竹篮,随手掐几朵将开未开的栀子花苞,丢进去;又踮起脚尖,小心采下木槿枝头初绽的粉瓣。篮子在她臂弯里晃荡着,沉甸甸地盛满了花事,也盛满了日头下细碎的影与香。

“花是好看的,可也是能吃的。”母亲说这话时,眼角漾出细纹,如同花影在日头下浮动。她挽着篮子,走进厨房,花儿们便也跟着进了灶房。

于是,那些花在母亲手里,褪去了仅供观赏的薄纱,露出质朴本相。玉兰花瓣裹上薄薄面浆,滑入油锅,滋滋作响声中,花瓣在热油里骤然舒展、卷曲,变得金黄。宋朝林洪《山家清供》里曾记载“紫英菊”可炸食,想来古人亦早知此味。玉兰片炸好捞起,油润喷香,放一片在口中,齿间轻咬,花瓣的柔软裹着面衣的酥脆,一股奇异的幽香在口中倏然炸开,直蹿入鼻腔——花魂原来也可以如此浓烈地在肠胃中安营扎寨。

木槿花亦不甘示弱,素面朝天就入了汤锅。花瓣在清汤里浮沉着,汤色渐渐染上微红,仿佛胭脂晕开于水。木槿花汤入口,柔滑得不可思议,略带着一丝微妙的黏稠,温柔地滑过喉咙,竟像把一小片夏日的云霞含化在舌尖。

清晨起来,母亲有时会端出小碟,里面盛着带露的栀子花苞。拈起一朵放入口中,微微的湿与清冽的甜交织着,在唇齿间弥漫开来,仿佛将黎明初透时那缕最干净的微光含在口中慢慢融化。这清甜里,又分明裹着一丝草木的微苦,倒像日子本身那点悠长而真实的滋味。

花开到荼蘼,大朵大朵的栀子花便由枝头扑簌簌坠下,跌在泥地上,如褪了色的旧雪。母亲将它们扫拢,竟倾倒入猪食槽里。猪儿们欢喜地甩着尾巴,粗鲁地拱食着,花瓣在它们齿间被嚼碎,浓郁的香气混合着咀嚼声在空气里弥漫开来。母亲站在一旁看着,脸上浮出浅浅笑意:“人吃花,猪也吃花,各有各的造化,不糟蹋东西就好。”

我闻言怔住。原来这些曾傲然绽放于枝头的精灵,其归宿竟如此千差万别:入油锅、沉汤碗、沾人齿、充猪食……最终皆归于泥土深处,默默酝酿着下一轮萌发。母亲那朴素言语中,竟包裹着一种流转不息的生命轮回。花儿们曾绚烂地活过,最终又心甘情愿卸下艳妆,以另一种形态融进生命长河,滋养着新的形色。

花事喧嚣着,又悄然寂灭着。院中花树不言不语,依旧在风里招展。那缤纷颜色,那累累果实,那浸入骨肉的香气,终归是生命以不同面目在人间流转不息。

母亲的花饽,原是花魂在烟火中找到了归途。花开花落间,滋味被唇齿记录,香魂被骨肉铭记——原来世间万物,正是如此被另一种生命郑重吞下,才得以脱胎换骨,生生不息:绚烂与凋落,不过是生命在唇齿间流转时,偶尔泄露的天机。